

温州首发“男性保护令”:家暴不存在男女“双标”



家暴不分男女,在婚姻中,只要身心遭受了来自对方持续的侵害,都有权利申请“隔离”。

家有“河东狮”,是怎样一种体验?“申请法院‘帮忙’让老婆远离我、远离我的父母。”日前,温州苍南县法院矾山法庭发出温州市首例保护男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改家暴受害者都是女性的固有印象。

据当地媒体报道,被保护的男性吴某和老婆林某因常吵架分居;但分居后,林某屡次登门辱骂,甚至一次叫了一帮小兄弟围殴了他;吴某无奈搬到了父母家,谁曾想林某抡着铁锤上门,把老人家中的家具都砸烂了。吴某无奈之下,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男人也会被女人欺负、遭受家庭暴力,在家庭中沦为被动挨打的角色。无论男女,人身

权利受到侵害,都有必要寻求法律救助;但在很多地方,“人身安全保护令”常常被束之高阁,针对男性的,则更是少之又少。

在当下的婚姻关系中,虽然男女平等已成常识,但很多时候,男方和女方面临的舆论环境仍有不同。以家暴为例,不少人下意识地认为,女性被家暴,多是对方太强悍;而男性被家暴,则是自己太软弱无能。

也因此,在现实婚姻中,不少男性对婚姻其实很被动,不仅面临诸多压力,也不时受到伤害,但却很少得到关注。女性还有妇联提供关怀和服务,也有专门针对妇女保护的相关法律,在这一方面,男性则显得弱势。

此番,温州颁发的当地首例男性“保护令”,其实也是婚姻干预机制的及时补位。家暴不分男女,在婚姻中,只要身心遭受了来自

对方持续的侵害,都有权利申请被保护,申请与侵害行为“隔离”。对此,外界大可不必“双标”。通过法律来解决,不是懦弱也不是绝情,恰恰是用现代的、理性的方式终结与“河东狮”旷日持久的斗争。

而这种“特殊干预机制”之外,也该看到,在婚姻关系当中,男女双方的心理、生理、健康和生存状况等,理应得到同等的重视。

当然,不否认从总体情况来看,女性仍处于弱势——尤其是在家暴案例中。但理直气壮地保护婚姻中的男性,为他们撑腰,帮助他们建立起健康的两性关系,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毕竟,关注男性权益,也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

(俞辛)

马上评论

据报道,江西南昌的豫章师院附属中学要家长补交**1400**元购买校服,加上之前交的校服费,总计费用达到**2300**元,大多数家长都觉得太贵。交费通知由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发布,该家委会成员回应称,校服的样式和面料是学校决定的,家委会也无法干涉。校方表示,目前校服还在审定中,如果有家长不想购买,可以向家委会反映。

如果家长委员会只管发通知、负责收钱,而没有参与校服选购、确定款式和价格的权利,岂不是成为帮学校收费的工具了?成立家长委员会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学校实行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学校不能把家长委员会当作摆设和工具,家长委员会也不能“甘于”当摆设和工具。对于校方以家委会为名收费,却不让家委会参与校服选购的做法,上级主管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审查学校是否与校服供应商有利益输送问题,如果存在,要追究校方的责任,同时要检查学校的家委会运行机制,督促学校完善家委会工作机制。

2015年教育部、工商总局等部门发布

家委会不能成为帮学校收费的“工具”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学校在深入论证和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否选用校服。选用校服的学校要加快建立以学校和家长委员会为主体,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负责具体选用、采购工作。要健全工作机制,实行信息公开,吸收专业组织和人员意见建议,不断提高校服选用采购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学生自愿购买校服,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

真正能代表家长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的家委会,必须由家长选择产生,同时独立运行,不是按学校要求配合校方的工作,尤其是国家明确规定要求家委会参与的工作。教育部在**2012**年就发文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必须成立家委会,将其作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提高学校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工作。但从现实看,有的学校、幼儿园的家委会,只是摆设和工具,校方不希望有一个家委会来“监督”自己,而家长也觉得难以履行监督职责,“破

坏”和校方的关系。

家委会参与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学校非教育事务的管理、监督,对于科学、民主决策十分重要。就如校服选购,广泛听取意见,会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提高家长对校服的款式、面料、价格的满意度,也消除校服采购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就这起校服选购事件而言,学校没有和家委会沟通,就单方面决定,这违反教育部的规定,必须纠正这一做法,而且,家长委员会也有责任,督促学校改变错误做法,不能只充当摆设和工具。

进而言之,地方教育部门要按教育部的要求,审查学校家委会构建和运行情况。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充分认识建立家长委员会的重要意义,把家长委员会作为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作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的重大举措,以更大的热情,更有效的措施,创造更好的条件,大力推进建立家长委员会工作。

(冰启)

话题 铿锵

网贷花样陷阱 亟须“花样治理”



使用微博借钱就能让自己给偶像的点赞数翻倍?近期,“微博借钱”官方推出的一项活动引发争议,一则呼吁粉丝不要因为追星而盲目网贷、同时质疑微博借钱利率过高的帖子迅速成为热帖。微博借钱发布声明表示,利率最高不会超过法定标准,但媒体调查发现,利率算法误导、手续费过高等成为微博借钱以及多家网贷平台存在的花样“陷阱”。

网贷出现以来,为人们借钱提供了便利,但也伴随着不少“陷阱”,如“无抵押”“低利率”等,过去不少大学生、急用钱者掉进“陷阱”后,遭遇“砍头息”、暴力催收等问题。对此,有关方面加大了整治力度,仅今年网贷机构已停业**1200**多家。而从上述报道来看,仍有多家网贷平台存在花样“陷阱”,这不仅会损害借款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秩序。

媒体曝光的微博借钱的做法,是这方面的一个缩影。首先,在宣传中将借钱与粉丝为明星打榜挂钩,诱导粉丝去借钱。虽然这种做法并不违反现行规定,但容易造成非理性借钱,会带来过度消费、还款压力等问题。其次,利率算法存在误导。虽然平台对于新用户打出了日息低至**0.04%**的宣传,但实际利率并不低。

对于舆论质疑,微博借钱平台作出过解释,只承认对粉丝带来不良引导存在不妥。关于借钱利率过高的质疑,该平台称“均在国家法律要求的范围内”。然而有网友反映,年利率高达**59.4%**,而高出法律规定利率的部分,则被平台解释为“手续费”。其实,即使借款利率没有超过规定标准,手续费过高也增加了借款人负担。

对于网贷花样“陷阱”,亟须“花样治理”。首先,舆论要继续发挥监督功能,不仅提醒公众不要掉进“陷阱”,也提醒有关方面及时介入调查。

其次,明星群体也应该对微博借钱诱导粉丝借钱说“不”,因为这是利用明星的影响力去获利,明星们应该维护自己粉丝的利益,公开抵制这种把追星与网贷“捆绑”的现象。

再次,要规范网贷手续费。虽然我国明确了借款年化利率**36%**的法定标准,但如果不停叫或不限制手续费,手续费将会成为网贷平台获取暴利的重要手段。(老鹰)

上班取寄快递被通报 是否小题大做

因为工作时间寄送、领取快递,河南濮阳开发区多人日前被通报,单位“一把手”被约谈。这份名为《关于工作纪律检查情况的通报》提到,**11月18**日上午,纪律检查发现,个别单位人员仍然存在占用上班时间寄送、领取快递等情况,造成快递公司车辆在正常工作期间长时间停留在管委会院内,产生不良影响。

通报点名到人,对违纪人员进行了实名曝光,同时约谈“一把手”,问责力度相当严格。此前类似公职人员上班时间网购、追电视剧、接孩子放学等新闻,有过多次曝光,它们加剧了外界对一些地方公职人员工作不饱和、上班不务正业的负面观感,严重损害公职人员的整体形象,同时也给办事民众带来诸多不便。在此前提下,严格肃整纪律作风,的确很有必要。

像该开发区这次纪律检查的背景,就是《中共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委关于严查工作时间网上购物的通知》。别说上班网购,包括寄、取快递,同样会造成工作中断,影响工作效率。所以之前像蚌埠等地方还曾印发文件,禁止工作期间外出取快递,要求将网购物品寄送到私人住所。

但具体到这事,通报公布后,却没有收获一致好评,相反,不少网友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反而有形式主义的嫌疑。网友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一方面,寄、取快递本身不会耗费太长时间,未必能够匹配如此重的处理力度;另一方面,一刀切地禁止员工上班寄快递、取快递,似乎也不太人性。

不管怎么说,对公职人员同样要讲究“罚过相当”。要警惕纪律作风上的松懈,同样要警惕小题大做、搞形式主义,刻意做给外界看,最终导致焦点转移,那些真正值得深究的作风问题反倒被忽视了。(熊志)

如此一“名”惊人 真的有必要吗

近日,武汉一名**00**后大学生的名字火了——他的名字竟然叫“长弓莫及”。据了解,这位长弓同学的父亲姓张,母亲则姓李。为避免同名太多,父亲特意将“张”字拆开反写,因此有了“长弓”一姓,这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议。

父母想要为子女起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可以理解。毕竟,姓名是每个人面向世界宣示最重要的形象符号之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过去,“始生三月而加名,二十冠而字”。自古以来,取名字都是人生中的一场隆重的仪式。名跟字,多由父母长辈所取,表达了长辈对子女的期望。“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中,包含着国学大师南怀瑾之名的深远意蕴;于“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我们可以品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之名的美好意境。

但家长在起名时要认识到,姓名不只是个人标签,也兼具一定的社会功能。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取名字的确可以“任君选择”,但以生僻字命名甚至以生造姓氏的方式来标新立异,确有风险。

例如,此次“长弓”姓就无法在下一代得到“继承”。为什么不提倡以创意一“名”惊人?从现实角度来看,要求子女承袭父母姓氏,是为了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倘若每个人都能按照自身喜好任选姓氏甚至自创姓氏,那岂不是会给相关部门带来更多工作量,这无疑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并增强社会管理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从“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古语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姓名的重要意义。如果任由公民仅凭个人意愿喜好,随意选取姓氏甚至自创姓氏,姓氏文化岂不是乱了套?甚至会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求。(许晓芳)

“砸挂”过了头 别砸了相声艺术

近日,有网友发现张云雷在一段相声表演中“砸挂”了国家一级演员张火丁,声称和她一起洗过澡还给她搓过背。张火丁是一位著名京剧女演员,从年龄和从业经历来看可以说是张云雷的艺术界前辈,而张云雷以所谓一起洗澡和搓背等子虚乌有的事情加以调侃,显然对张火丁缺乏应有的尊重。

虽说“砸挂”是相声的一种表演形式,也即相声表演者之间互相戏谑取笑,但“砸挂”应当有边界,比如表演者双方事先有沟通,拿什么事情戏谑,说到什么程度等,彼此形成共识。哪怕表演者双方有默契,在“砸挂”中也应讲分寸,否则会引发观众情感接受层面的不适,甚至触碰公序良俗。

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砸挂”,对此张云雷应有深刻教训。之前这位相声演员就因“调侃唐山、汶川地震”的段子,成为众矢之的,随后张云雷发博道歉,并表示将加强艺德修养。然而时隔不久,张云雷又出现同样问题,不得不说他对于基本的社会道德常识没有认知,总是将“逗乐”当成低俗的借口,从而一错再错。

纵观马三立、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作品,没有类似于张云雷打各种禁忌擦边球的“砸挂”,照样能赢得观众掌声。他们亦庄亦谐,作品有足够的信息量,有的是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讽刺、对人心所向美好事物的歌颂,让观众在表演中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这其实就是前辈们将相声口德、艺德融于表演中的体现。

当然,不仅仅是相声,任何一种表演形式,表演者都应有自觉意识。在公开场合进行表演,更应注重自己的艺术修养和为人品性,做好表率,不要总拿低俗作品来收割观众的智商税。(毕舸)